

於梨華作品集

之一

夢回青河

桂楚華作品集

之一



夢回青河



· 版權所有 ·

「於梨華作品集」一至十四，包括下列各書：

《夢回青河》《也是秋天》《歸》《變》

《雪地上的星星》《白駒集》《燄》

《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會場現形記》《考驗》

《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傳家的兒女們》

《誰在西雙版納》《三人行》

自1980年起，以上各書之海外版權，屬於梨華女士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所有，並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任何人士以任何方式侵犯上列各書之版權，版權所有者必依法追究。

書名：	夢	回	青	河
作者：	於	梨	華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	五十二八三六七一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價：	港幣十四元			
再版：	一九八〇年六月			



於梨華，浙江鎮海人，一九五三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一九五六年美國加州大學新聞系碩士，現任教紐約州立大學。

「於梨華作品集」序

在台、港留學生的書架上常常看到於梨華的小說。談天的時候，大家也常常提到她書中的人物。她擁有這麼多的讀者，當然不是偶然的。我想大家喜歡她的作品，原因恐怕不盡相同。我自己喜歡看她的書，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方兩兩種原因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另一方面我很高興她引入了不高高興與她引的語法和句法，大胆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一種白話這兩方面她的成就都超過了許多三十年代的家。

於梨華是一位時時向新的領域進軍的工作者。天地圖書公司搜集了圖書公年公的小說，出版這一個總集，便利大家比較她不同時期的觀點和技巧，是觀點和在和的讀者們所非常贊成的盛舉。

楊振寧

七九年夏於日內瓦

序

沈剛伯

「夢回清河」是於梨華女士第一次發表的長篇小說，比她以前作的些短篇，中篇似乎更好——用筆更曲，人物的描寫也更爲傳神。我若說這是「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對她應該不算過譽。

用小說來寫義士，仁人，大姦，巨惡，相當容易；寫極幸運和至窮困的人，也不很難；若要寫冥頑不靈和變態心理的人，那便更易着手。因爲這些都不是常見的人同常有的事，只要作者有點寫作技巧，就可無拘無束地把他的想像寫一個痛快淋漓；縱然說得出乎常情之外，仍不害其爲仁，爲義，爲凶，爲狂，爲幸運，窮困。這和畫家畫鬼，可以任意塗鴉，正是一樣的道理。若從很平凡的生活裏，寫些極普通的人。要把他們義利交戰的心理，善惡交織的生平，愚昧和天真相混的性情，怯懦和狠毒相雜的動機，以及種種錯綜複雜，時隱時現的下意識，一一都入情入理底顯露出來，則實在是一件大難而特難的事。「夢回清河」這部小說中的男女角色便都是這樣的些平凡人物，作者竟能把他們同她們個個刻劃得原形畢現，一點兒也不過火，不警扭，使讀者爲之

時恨，時嘆，終於憐惜同情而不能自己，這真是很大的成功。

全書絕無陳腔濫調，更少閒句浮詞。開卷的佈局同結尾的章法均極高超巧妙，足以耐人尋思。這樣的寫作技術可說是純熟得進入化境了。書中的對話都很自然，極與各人的身份相合；而且有不少的地方，能用種種特殊的口吻句調來表現說者的個性，使讀者聞其聲而知其人。像這種人型的塑造極能顯出作者的功力之深和她的苦心精思之處。

我當認為寫小說，除了天才和興趣以外，還得具備兩種基本訓練。一是外國語文，因為中國舊小說比西洋小說實在差得太遠，我們若想得到新的技巧，確不能不對原文的西方名著多下苦工；單讀譯本，是無從得其神韻，窺其造句遣詞之妙的。第二是社會經驗：要寫一篇言之有物的小說，斷不能僅憑一己的幻想；但青年書生無法多歷世路的險巇，又從何能洞悉人情？只有細讀史乘，多閱傳記，積千百年古人的各種經驗，加以比較揣摩與歸納，演繹，纔可補個人見聞之不足，而增強自己分析和推理的力量。這兩種學識若都不充足，便大膽底執筆創作，則縱略有才華，仍將難免失之於淺薄的。於女士幼聰慧，喜文藝；在大學時，專習歷史，頗涉獵中外史籍，後留美有年，曾以寫作得獎，對於文藝創作的兩項準工作，可說是十分充實。十年來，她立志要做一個毫不為利的職業作家，用中英文專寫小說，以「發洩心裏的感觸，感覺及感情」（用於女士給我信中自述的原句）；曾寫過不少的短篇，中篇，分別在各文藝刊物上發表，很受到讀者的欣賞。現在試作長篇，又是這樣的成功，可謂有志竟成矣。

在萬方多難的今天，在農業社會漸漸變成工業社會的中國，人們在物質和精神多方面的生活都在急劇地變動；老少村侑的人，奇離新穎的事時時供給我們許多絕妙的小說資料。我總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有人能從近六七十年來變亂動盪的社會裏，塑出一羣典型的老少男女，演成一本像「馮賽家傳」(Forsyte Saga)那樣的小說，使讀者可藉以明瞭這過渡時代中的人們所有的心境，情緒，遭遇，願望，則非獨可吐胸中之鬱積，亦足以補正史之不足矣。「夢回青河」的作者和讀者其亦有志於此乎？

「夢回青河」序

徐 訐

我第一次讀到於梨華的作品是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我當時就被她耀目的才華所吸引，雖然我覺得這些作品都不够成熟。我讀年輕朋友的文章常看出人家欠成熟的地方，這事上也許正是一種偏見。

經過了幾十年寫作上的摸索與體驗，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偏好。雖然這些偏好也有原則上信念的根據，但並不是許多人可同意的。所以我的意見只能同幾個朋友交換談話，並不敢以自己的偏好來批評別人的作品的。許多大家說得很熱鬧的小說，我看了以後，覺得平凡而且庸俗的有之；許多大家不注意的作品，我偶然讀到，發現作者心血功力特到之處，頗感欽佩的有之。總之，這是一種偏見。但有一點則是真的，我說的都是自己老老實實的所感所想，決不會是人云亦云的。

最近於梨華寫了一部「夢回青河」的長篇，要我爲她寫一篇序，給她一點意見。寫序文本來不一定要說什麼意見，四平八穩冠冕堂皇的話說幾句，也就可算一篇序，但規定要寫點意見，這

就有點爲難，特別是作者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作家。

中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女作家都比較容易得別人稱讚，如以前的文學研究會之對於冰心，現代評論與晨報副刊之對於凌叔華，三十年代左派之對於丁玲，以及前幾年因爲美國新聞處有位美國官吏捧了張愛玲，所有美新處津貼的文藝刊物與作家，都一一誇稱頌揚張愛玲，大都是言過其實，跡近肉麻。這使以後批評女作家的作品就很難，如果我老老實實說七十分好，別人以爲也是言過其實的慣例，打了一個折扣來聽，這就把稱讚變成了貶抑；如果加五十分變成一百二十分好，以備別人還價來聽，則對於老實的讀者又變成一種違背良心的侮辱。

因此，在這篇小序裏，我要特別申明的是第一我說的是老實話，想信我話的人不需要打折扣來聽，第二我說的是我自己的偏見，並不一定是公正的批評。

自從紅樓夢被認爲文學上的傑作以後，五四以來，中國出現了一種大家庭小說，這是以大家庭爲背景寫裏面人物的綜錯與蛻變的，其內容與主題往往稍有不同，有的寫大家庭的黑幕與悲劇，有的寫新舊兩代的衝突，有的寫社會的變化大家庭的沒落，諸如此類，雖具有新的時代意義，但實際上也沒有脫離紅樓夢所暗示與光照的範圍。

中國的大家庭傳統，第一次動搖於辛亥革命，第二次動搖於五四運動，第三次動搖於北伐，第四次動搖於抗戰。小說家戲劇家，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寫大家庭在這些時代變亂中的沒落與蛻變，正是反映各地農業社會家庭的實際情況，所以很能得一般讀者的歡迎。以後有許多作家寫一

個鄉村或一個學校或別的社會圈子的人事糾葛及蛻變，也用這種寫大家庭變化的手法，有的也都獲得相當的成功。

「夢回青河」是寫大家庭的綜錯而以敵偽統治的時地為背景的小說。可以說是我所見到的最晚的一部家庭小說，而我想這也許是大家庭小說的殿軍，以後一定不會還有人可有這類大家庭生活的經驗了。

我於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時，很想看看敵偽時期佔領區的文藝。文藝的表現不外是生活的生命的或是社會的時代的，無論是歌頌咒詛或諷刺，總是最可以反映這一個時間裏的生命的活動與社會的活動。在長長抗戰的歷史中，我們的後方出現了不少的小說戲劇散文與詩歌，雖然不敢說有多少偉大的收穫，但至少可以看出偉大的抗戰時期人民生活中悲喜的面貌，社會行進中動盪的情形。但是可憐得很，整個的廣大淪陷區竟沒有一本可代表那一個社會的小說，沒有一本能表現那個時代的戲劇，也沒有動人心弦的詩歌。我只看到一些散文，而也只是些零星的萎弱的作品，既不足代表獨特的生命的產物，也不能代表反映特殊社會的作品，有人介紹我兩個在當時見紅的女作家的作品，一個是張愛玲一個是蘇青。張愛玲有一本短篇小說集，一本散文集，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範圍極小，取材又限於狹窄的視野，主題又是大同小異，筆觸上信口堆砌，拉雜拉扯處有時偶見才華，低級幼稚耍弄文筆處太多。散文集比小說稍完整，但也只是文字上一點俏皮，並無一個作家應該有而必有的深沉的亡國之深痛與乎迴盪內心的苦悶之表露；也無散文家所必需的

縝密的思考與哲理的修養。蘇青所寫的則也只限於一點散文，以俏皮活潑的調筆寫人間膚淺的表象，其成就自然更差。能够讓我們有點時代反省與可以讓我們見到那個社會的知識階級的感受的，遠不如周作人的幾篇散文。可惜周作人也只有幾篇散文。如果當時有一個小說家在淪陷區寫一部可稍稍籠括那一個時代社會的小說，如果有一個詩人在當時淪陷區反覆迴蕩的寫他個人的深淺曲直的觀察感受，這該是多麼可愛呢？可是竟沒有！現在我們要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敵偽時期淪陷區的文學」的一章，則幾乎是要交白卷的可憐。

我所以想到這些，是因為於梨華的「夢回青河」是以敵偽時代地區為背景的；而這竟是我這個孤陋寡聞的人讀到的第一部以敵偽時代地區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但是，如果我想以這部小說來補充那一段時地所缺少的反映，這當然並不够滿足我們的慾望。因為於梨華那時候還是一個小學生，她的所憶所感自然是不廣不深的。但在勝利以後十幾年的時期中，長住在敵偽地區的作家們都沒有寫出什麼，這本小說也就值得我們珍視了。

這本小說的時地雖是在敵偽時代的浙東，但是故事所表現的則與時地沒有什麼關係，放在別的背景前也還是可以成立的，這也就是少了時代與社會意義的原因。故事以一個姑表兄妹的三角戀愛的悲劇為經，以複雜大家庭幾個無法分離又不能和洽相處的幾個家庭中前輩幾對夫婦為緯。作者在故事組織上非常縝密，發展也極為自然。寫來有一氣呵成之勢。中國這一類大家庭的關係很普遍；作者寫得非常寫實，而且很成功。細究其成功的原因，故事的緊湊還在其次，主要的是

作者在人物的創造與心理的刻劃上非常生動，場合氣氛的控制又非常得力。作者在創造人物中，顯示出作者特殊的才力，無論在寫「大姨」「阿姆」「外婆」都有很細膩的筆觸，而且隨時能運用人物心理去駕御場合，控制場合，用場合氣氛去刻劃人物心理，但可惜有時缺乏統一，在某一場合人物呈現極其生動，在另一場合上，性格的反應則往往有疏忽之處。如像外婆這樣一個控制外公小舅的女人，在以後許多變故場合上，缺少獨特的表現，唯一自始至終貫徹得一筆不懈的則是「定玉」的創造，作者筆觸所及不但聲聲如聞其聲，幾乎是息息如見其人。作者寫美雲也不可謂不成功，淡淡的幾筆都見有力，因稍顯不够統一，所以不如定玉。

大致說來作者寫男性，則似稍遜，但總仍能在一定場合中，用不多的筆墨寫出其恰好的性格與其心理的發展來控制故事的進行。而且作者的筆觸始終是像有帶電磁般的力量吸引讀者進入她所創造的氣氛之中。其運用對白，簡潔有力；不拖脫，不浪費，這當然也是人物與氣氛成功的原因。

我所最喜歡的則是美雲的遇害兩個場合，我們且不說這兩個場合的佈置不合情理。即使必須的話，這樣寫來也變成了兩幕鬧劇，有點近乎黑幕小說的佈局。以作者的才力與想像，實在可以避免這種趣味的，美雲的遇害是全書的高潮，全書在作者筆下，行雲流水，曲折迴瀾，處處都見格調，但用這兩場合來推入高潮，悲劇的趣味就一落千丈，這實在是非常可惜之事。

爲這點惋惜，我曾在讀完「夢回青河」之後，爲作者設想，如何把這個故事改動一下，可以

避免這些欠缺。我現在把想到的幾種寫在這裏，作爲作者的一個參考，也聊充我與作者在小說寫作上的一種探討，也許這不會使作者厭棄的吧？

一、使大姨與祖善以及定玉佈置了一個場合，利用茵如或其他的人物疑心馬浪蕩與美雲的有染，使整個大家庭有一種謠言，造成了一種人言可畏的氣氛，促成國一猜疑，美雲想辯白都沒有機會，最後以至於自殺。也可以佈置國一於棄絕美雲後，同定玉接近，可能於他們商議結合或同去自由區時，被美雲聽到因絕望而自殺；也可於美雲自殺後，國一發現美雲的冤枉而再棄絕定玉。其中聯帶着要寫到國一他的父親因爲要美雲的嫁粧與國一的衝突。

如果作這樣的佈局，牽動全書上面暗示的地方可能不少，這當然連帶着要改動的。但主要的自然在寫作上比較很費力，在氣氛的發展與心理轉變的控制上尤需工力。但是我相信作者如果集中心力，用一天寫五百字的速度來寫，一定可以勝任的。

二、把美雲遠嫁給一個遠地的富有的漢奸地主做妾媵，不妨讓馬浪蕩做跑腿，使他爲利而去拍該地主的馬屁，可以由大姨與美雲的一個姊姊勾通，美雲的姊姊爲可吞沒美雲的存款，接受其利用，先將美雲搬到姊姊家，從其姊姊家把她嫁出去，或騙她是嫁給國一。

這個佈局比第一個設想容易寫，也可多有點「故事」。

三、即使要使馬浪蕩強姦美雲，大可以用把美雲灌醉，甚至用蒙迷藥的方法，在王新塘隨便找一個房間小屋——柴間或傭人房——都可以完成，而且比較輕易而合於情理。

這個佈局自然更容易寫。美雲也可於被強姦後，自殺了之。

我個人覺得這個設想，都比作者所用的高潮要好。而我則特別喜歡用第一個。我想在小說寫作上，對於這種地方的選擇顯然是與每個作者的年齡修養氣質都有關係。「夢回青河」的作者筆力矯健，文氣濃郁如烈酒，所以故事也要愛看強烈的顏色。這與我現在的趣味太不相同，因此幾乎許多地方——如夏成德在女生宿舍裏公開探手到女生被窩裏，以及到校園宣淫……等等——我都覺得刺目，這是太現實的題材而寫法又是偏不合現實的事理與心理，所以這像是畫幅上過份渲染的大團顏色，覺得很不乾淨。

此外我想到的是作者在文字方言的運用，因為我也是浙東人，所以作者所滲雜的方言，有時覺得很有趣味，但對於不懂這些方言的人，我想可能會是一種隔膜，如「光火」，如「吃生活」如「把我吃整」如「斯文」如「打起來倒結棍」……等，都不一定是能懂的。但也有些方言上的成語，作者寫成合理的文字，運用得很成功的，如「亮晶晶，黑幽幽」如「見眼變色」如「眼睛生在額角上」如「做起弟弟的規矩來」如「水米不沾」……等，我都覺得都使文字添加了一些色澤。

我覺得中國語言，因為文法簡約，所以成語特別多，各地方言的各種成語，往往是無法翻譯成別一種方言的。為使我們寫作的語彙擴充，色彩豐富，縱的方面我們要在古文學文言文吸引有力的表現，橫的方面就是要從方言中，以及從外來語中去吸引那些多彩多姿的成語。如果作家自

然而自由地隨其方言的趣味各自採用，則我想凡不好的經過一二個人一二次用後也就淘汰，好的大家沿用着，慢慢就會成爲極普遍的詞彙的。這是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語文就是這樣演進的，但是許多人似乎不承認這些事實，想提倡純粹的北京話，這實在是很幼稚的想法。抗戰時，我們在四川，作品中滲染了四川成語，有的如「傷腦筋」之類，早已爲我們普遍接受。現在在香港，許多作品中，見到廣東成語，如「生猛」「撈家」之類，我覺得也很可採用，北京話裏面如「壓根兒」「串門兒」我也喜歡，但我很不喜歡有幾個朋友愛用的「棒」「帥」這兩個字。這些當然只是個人的感覺，並不是想強人相同，語言文字是有生命的，他的生長是極其自然，愈讓其自由發展愈會多姿多彩的。因爲我也是浙東人，見到「夢回青河」的作者運用方言的成語，能涉詞見趣，因此更覺得親切可愛了。

上面這些意見，都是個人的私見。也就是一個讀者讀後的感想。寫出來成爲「夢回青河」的序，其用意或者還是在拋磚引玉，希望每個讀者都說出他們讀後的意見。中國自有新文藝運動以來，有人說最有收穫是散文，最無成績的是戲劇，我常不以爲然，我以爲最無成績實在是文藝批評。中國在幾十年中好好壞壞也出了些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及戲劇家等，獨獨沒有一個文藝批評家，其原因很多，這裏無法詳論，但一個偉大的文藝批評家需要有淵博的美學的文學的修養，博覽古今中外的名著而又能了解其與時代的意義，此外還應有公正的態度，犀利的眼光，浩瀚的氣魄則是真的，而這當然是不容易產生的。一個小說家失敗了，還是小說家。最多說他是次等的，